

英雄 小八义

下



● 第五十一回

慕法术求教赛活猴 设圈套惩罚穿山甲

阮英向孟氏说道：“婶子，别愣着啦，快给我准备点吃的吧，都把我饿坏了！”

唐铁牛、花云平确信阮英没死，真人回来了，也就放心了。

唐铁牛心里也在琢磨：阮英他没死回来了，昨天晚上闹得那么热闹，今天白天回来，却像没事似的。阮英这猴崽子，精怪得很，不定是怎么回事呢！十有八九，金亨所作所为不仁不义。

时间不大，孟氏已经把饭菜预备好了。各人落座，陪阮英吃起酒来。金贵这时也不害怕了，坐在阮英的旁边。

“哥哥，你可把我吓坏了！我们大伙儿把我叔叔都恨死了，都认为他办的事太缺德，怎么能把哥哥锁在柜中不管了呢？我婶娘要跟

他动手打，大伙儿要把他推出去。闹了半天，昨天晚上是一场虚惊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真解不开这个谜！阮英哥哥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唉！再过二年，你大了，就懂得了。”阮英答说，“这些事情呀，都是你们心里想的，你们以为我死了，魂儿回来了。这是你们想象的，其实什么也没有，我这不是挺好地回来了吗？”

“哎呀！昨天晚上的事情真真切切，和你们以前发生的事情也是相符的呀！”

“啊啊，你毕竟是个小孩子，慢慢你就懂了。”

大家一边吃酒，一边闲聊。金亨可就话里套话地说了：

“阮贤侄，这回我可真服你了。原来我以为当初你跟我讲那些话是说大话呢，说实在的，当时我听了不高兴，认为你年轻的，这样吹牛说大话，还会什么解锁法？固而我将你锁在柜中，确实是要与你开个玩笑。正巧更夫来了，我没办法也就走了。不料你真会解锁法，自己回来了。贤侄，你还生我的气吗？”

“哎！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，咱们爷们开个玩笑，这有什么了不得？我没认为你是害我，也认为你是跟我开开玩笑，要试试我的解锁法，对不对？”

“啊，是，是，是这样的。”

金亨是顺杆往上爬，其实他事先也并未听阮英说过解锁法的事。那么，阮英真会解锁法吗？连唐铁牛也猜不透，这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解锁法呢？怎么没听说过呢？但铁牛并没把此事说破。

“这解锁法是我刚跟师父学的，”阮英接着说，“因为师父喜欢我，认为我聪明伶俐，就把解锁法教给我，为的是以防万一。我非常喜欢这一招儿，但一直也没遇上什么大事，这回可巧用上了，真灵啊！”

“贤侄，唉……叔叔有个事想求求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唉，这个……”金亨看了看，正好这时孟氏回里屋去了。他说：“贤侄，你能不能把这招儿教给我？”

“嗯，嘿嘿！你还想学学？”

“是啊！通过这件事，给叔叔确实敲了一下警钟。如果此事要放在我身上，那我可就九死没有一生了；多亏贤侄会解锁法，才能平安无事地回来。你要教给我，叔叔这后半生也就会平安无事了。咱爷俩不见外，金贵又跟你挺好，你教给我这招儿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的。怎么样？”

花云平在旁边想，金亨这人，真是竹子没心呀。如果这事放在自己身上，还有脸提这个要求吗？人家不记恨你就很好了，还能教你解锁法吗？花云平是这么想的，但他不好意思说什么。

金贵一听，插嘴说：“哎哟，你老人家偌大年纪了，还学这个干什么？以后你在家养老算了，别学这个了。”

“你个小孩子懂得什么？”金亨说，“人呀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学会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了。能耐学到手，当贼的想挖窟窿都挖不去，这就叫艺不压身。对吧，阮贤侄？”

“对对对，是这么回事。”阮英说，“不过你这么大年纪学这个有点费劲了，金贵兄弟不想让你学。我看，你也就别学了。”

“别这样，阮贤侄，如果你跟叔叔见外，那你就别教我。如果你能不记恨叔叔从前作为，教我学点本事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，我要是再偏心，就会想起你的。得了，就算叔叔最后求你这一回吧，你就教教我吧，我学会了，将来传给你的兄弟金贵，怎么样？”

金贵一听，他老人家非学不可，也从中撮合，凑到阮英跟前，把阮英胳膊一抱，说：“阮英哥哥，既然他老人家要学，看在小弟的分上，就教给他吧。你教会了他，我将来还可以跟他学！怎么样，教吗？”

阮英心里明白，金贵的心意是好的：“行，还用你给讲情吗，他什么时候想学，我什么时候教。”他说，“我的意思，怕他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受不了苦。学这本事还得死记硬背，记不住还白费劲。”

“不，能记住，我绝对能记住！”金亨赶忙说。

“好，你实在要学，我就教给你，不过先要给你讲清楚，学这个要受苦的。不说别的吧，先说真言不传六耳。我教，你自己学，可我说，大伙儿都听，那可就不灵了，这叫真言不传六耳。我们需找个肃静的地方，你能吃苦吗？”

“哎！贤侄啊，为了学本领，不肯吃苦，哪能行啊！古语说得好，要想人前显贵，背后就得费劲；要想出人头地，不下苦功夫怎能行呢？武林中还讲，要学惊人艺，需下苦功夫。”

“那好，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，还有如此大的决心，那我阮英没说的。就这么办了，咱们吃饱喝足了，让他们休息；咱俩找个肃静地方，我就教你，如果教不会你，那我阮英就太对不起你了。”

这可把金享乐坏了。金贵也很高兴，说：“哎，唐大哥，云平哥，一会儿咱们仨也走。咱们把筐带上，到河中去摸鱼，咱们回来好好地吃上一顿新鲜鲤鱼！”

阮英说：“那敢情好，要慰劳我们啦！就这么办了。”

几个人吃饱喝足，说说笑笑，各自干事去了。

阮英和金亨出了金家寨，直奔西北大树林。

这一片树林，距金家寨十五里之远，靠着山根，方圆四五十里。万年老松，甚为稠密，抬头不见天日，被风吹动，呜呜的响声，如牛吼一般。

二人来到一棵大松树跟前，树长根粗，根须外盘。阮英坐在树根上，看着金亨说：“金叔，怎么样，开始学吧？”

“啊，好，学吧。”

“这么办，你先站在那棵树那儿，我用绳子把你和那棵树捆在

一块儿。我站在你对面，教给你怎么念，你就怎么念。这一念，绳子就会开了。你学会以后，再用绳子把我捆上，你再念念怎么样，瞧瞧灵不灵。”

阮英说时，摇头晃脑，一副自信的样子，使得金亨确信无疑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！来，来，来，站这儿行不行？这胳膊用不用放到后边去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好，来吧！”

金亨紧忙张罗，一点儿戒意也没有，哪里知道阮英此时的心情！

等他做好了准备，阮英过去，用绳子把他绑在树上，左一圈，右一圈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从胸口一直缠到两个脚脖子，捆了个紧紧绷绷，结结实实。

阮英一边捆还一边问：“怎么样，我捆得紧吗？”

“啊，不紧，不紧！”

“多少紧一点儿，虽然受点委屈，但越紧，念咒时开得才越快。”

“是吗？”金亨说，“那好，来吧，这能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“对，金叔，捆好了，你还得受点委屈。”

阮英一伸手，就把靴子扒下一只，在树上磕了磕，提着一只靴子，面对金亨，便询问起来：

“要学这技艺，先得受苦，该要先打一百多个嘴巴，然后你自己将先前所做亏心之事说明，若有隐瞒，不但白挨了打，想要不学，还不能行。你自己说实话吧，你做过几番亏心事？因何事害过何人？伤天害理，害过几条人命？”

“我是绿林魁元，正大光明，心地善良，从未做过亏心之事。”

“没有？你想想。”

“没有啊，我真没干过什么亏心事！”

“是吗？我看不对，大概是干过的。”

“有？啊，对对对，要说有，也就是我在藏兵营偷盗，这就是我几年来干的亏心事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偷的可不是老百姓啊，我偷的是藏兵营的银子，用你的话来讲，那是奸相蔡京的钱，偷还不是应该的吗？”

“我不是问你这个，我问你做过没做过害人的事情？”

“害人的事？不不不，阮贤侄，我这辈子可没害过人。”

“不对吧，金叔叔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怎么，你忘了你把我锁在石柜中，害我一死吗？”

“啊！”

金亨一听这话，像被黄蜂蛰了一下似的，浑身一哆嗦，脑门子轰的一声。

本来阮英问他做过亏心事没有时，他还没醒悟，当问他害过人没有时，他心里就嘀咕，怎么学解锁法还问这个，这与学解锁法有何关系呢？

阮英这一下子把盖儿揭开了，老金亨是猛然彻悟啊！心想，坏了，上当了，中了阮英的稳军之计了。他是要报仇啊，可惜自己这久打雁的，还让雁鸽了眼了，老家雀还没有鬼过红赤鹑啊！

金亨知道坏了，用绳子把自己捆得结结实实，跑也跑不了，万般无奈，望着阮英说道：“阮贤侄，我知道你还记恨那件事，我看，叔叔跟你认个错就算了，你还想要把叔叔怎么样呢？”

“哼！你说得倒挺轻松！姓金的，我阮英跟你有什么仇？我阮英跟你有什么恨？是我把你们家孩子抱着扔井里了？你为什么把我锁在藏兵营的石柜里？既然你下了这么大狠心要害死我，说明与我有深仇大恨，不然的话，怎能下这样的毒手呢？我阮英要问你个清楚明白。你想想，要不是我阮英有本领，我早就变鬼啦！正因为我没死了，才给了我报仇的机会。你想跟我学解锁法，行，我可以教

给你，但得先打你几百鞋底，先出我胸中的怒气！”

阮英说罢，把鞋底抡圆了，照着金亨的脸上，“啪啪啪啪”地这边一下，那边一下，左右开弓，可就打起来了。

开始金亨还“嗷嗷”直叫唤，后来大概打麻木了，没了声响，阮英一边打一边说，越说越有气，越有气就越打。后来，就不管脑袋、屁股，浑身上下乱打起来。

阮英边打边说：“绿林人我见过多少，也没见过你这样心狠的！尤其是你还是老前辈，谁像你这样狠毒的呢？我阮英一片诚心待你，我跟金贵不错，又知道时常青是你的义子，想与你诚心诚意地交个朋友。和你一起去藏兵营，一来想探探藏兵营的虚实，主要还是想帮你多盗些银子，为的是你以后不要再去那里冒险。谁知我一片热心，却让你这个老狗差点儿害了！你又奸又诈，是绿林中的败类，我不打你，怎能出这口气呀！”

阮英把金亨打得浑身上下又青又肿，顺嘴流血。金亨忙说道：“贤侄呀，你打吧，你使劲打吧！好好出出你胸中的气吧！我做的是对不起你，你打吧，唉？我真是五十多岁白活了，当时怎能那样对待你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按正理，你应该杀了我，你打我出气，我心里也好受些。”

金亨这么一说，阮英心里倒软下来了。常言说，人心似铁非是铁！人心都是肉长的，金亨挨着打，再这么一说，阮英气自然就消了一半。他“啪”地一下，把靴子扔在地下，接着往地下一坐，往后一仰，躺在地上。按本意，打死他也出不了这口气，可金亨这么大岁数，又这样地哀求，闹得自己倒没有了办法。

又听金亨说：“阮英，求你给我留一口气吧，就是你不杀我，我也活不了几年了。但看在你婶婶和你兄弟金贵的分上，饶了我吧。”

阮英说：“哼，要不看我婶婶的分上，要不是看在金贵兄弟的面子上，我当时回来就把你宰了，还留着你！正因为看在他们母子的

分上，我才把你诓到这里，狠狠打你一顿，为的是教训教训你。我阮英长这么大，哪碰见过你这样的人，吃过这样的亏呢！”

正说到这里，就听外边一阵脚步声，有人在喊：“阮英！阮英！哎，老疙瘩；老疙瘩！”

阮英急忙坐起，听出是花云平、唐铁牛的声音。只见这二人还有水耗子金贵在他们后边跟着，跑了过来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三人不是摸鱼去了吗？

原来金贵下河去摸鱼，花云平和唐铁牛在河边坐着，一边等着，一边闲聊天。花云平就问唐铁牛说：“哎，唐大哥，阮英贤弟真的会解锁法吗？”

“什么解锁法？”唐铁牛答说，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怎么，你当师哥的，还不知道他会不会解锁法？”

“啊？当师哥的就得都知道？哼！我们俩分手好几年了，互相之间也不通个信，后来在山东济宁州，我卖柴碰到他，又在会仙居转角楼结拜了小八义，他后来学的本事我哪能知道啊！”

“唉，不对呀，你们俩是一师之徒，一块儿学的艺呀？”

“是一块儿学艺，可我们学艺时，没有见他学这个解锁法呀。”

“你们的师父不是会这个吗？这不是你们师父的绝招儿吗？”

“我师父会不会我不知道，我反正没学过。”

“哎呀！你不知道，那大概阮英就不是跟你们师父学的。”

“那有可能，阮英挺好学，不一定是跟谁学会的呢。”

花云平是个聪明人，脑子一转：“啊呀，唐大哥，”他说，“今天阮英去教金亨叔叔练解锁法，这不会是假的吧？”

唐铁牛“呵呵”一笑：“嘻嘻，谁知道呢？阮英这小子鬼精鬼灵，一眨巴眼就一个主意，计谋成堆！我看呢，嘻嘻！”

“哎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笑什么？花云平，我这是跟你说，跟别人我还不好意思讲，我

看十有八九，金亨上当了。”

“上当了？”

“那怎么？猴精百怪的人，他吃过这个亏吗？听那意思你还不知道啊，金亨确实把阮英锁在石柜里了。我认为昨天晚上也是阮英来了，装神闹鬼地折腾了多半宿，天亮走了；等他来了，说没这么回事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昨天晚上跟着害怕，都是多余的。”

“噢，唐大哥，你这一说，我心里算明白了。可今天阮英把金亨给诓走了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嗯，谁知道呢？反正够呛。”

他们正在这里谈话，可不知什么时候小金贵上岸了，正好听到他们谈什么金亨上当了的事。

“怎么，阮哥他？”金贵问。

“啊，那可没准，我这是瞎猜。”唐铁牛答说。

小金贵可就急了，望着花云平说：“云平哥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三个人把筐子收拾了一下就回来了。

家中孟氏夫人已经把菜饭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就等他们提鱼回来好做鱼呢。看见他们回来了，便说：“你们哥仨回来了。唉呀，我说云平，阮英把你叔叔领走了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对呀，”金贵抢口说，“刚才我云平哥和铁牛哥正谈这件事呢。我叔叔会不会出事，你做饭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他们走了很长时间了，不要出什么事吧？”孟氏面呈忧疑之色。

唐铁牛说：“哎，出什么大事倒不一定，不过还是小心点好，走，咱们找找去。”

他们从家里出来，也不知去哪里找。开始找了两个近处的林

子，后来金贵想起西北有一片大树林，就奔这里来了。

还没等进树林，就听里边“啪啪啪”的声音。等他们几个进来，阮英上前给金贵见礼。

“金贵兄弟，唉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金贵把这场面全看在眼里了，上前把阮英的两只手抓住说：“阮兄，我不恨你，你打吧，也许这样你能好受些。我叔叔做得太不对了，对不起你，打不死他就不错了，打两下出出气吧！”

阮英说：“兄弟，这种人可杀不可留，要不是看在你们母子分上，今天他就别想再回去了。”

阮英这就把在藏兵营自己被害的经过，如此这般地讲了一遍。三人听后，气得咬牙切齿。

阮英走到金亨面前，用刀把绳子挑开：“得了，你去吧。”他说。

金亨没脸见金贵和花云平、唐铁牛，捂着脸跑出了树林。

● 第五十二回

遇杰镇遇识珠宝商 醉仙楼醉说蜈蚣子

阮英、花云平、唐铁牛、金贵看金亨走了，几个人席地而坐。金贵不恨阮英，阮英也觉得金贵宽宏大量。

“唉，这件事我做得也不对。”阮英歉意地说。

“哥哥，你别提了，这也算他自作自受。咱们再重敲锣鼓另开张。”金贵想起了要紧的事，“我看，不要等了，今天咱们就起身，到山寨找时常青去，怎么样？”

“那敢情好。”阮英转向唐铁牛说，“哎，唐大哥，小弟还有一事要托付给你，不知你是否能应？”

“嗯，你就说吧，自家哥们，跟我客气什么呢？”

“不是客气，我怕哥你不乐意去。我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

知铁龙山上众家弟兄寻找七哥周顺的情况怎样了，梁秀英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。我看这里有金贵、花云平和我，找透龙剑人够用了。因为你是飞毛腿，走得快，我想让你回铁龙山一趟，把这儿的事情跟他们说说，也打听一下那里的情况。如果你再回来，咱们就在金家寨见面。大哥如没什么要紧之事，也可以不回来，这里的事完了，我去找你们。怎么样？”

“行。那有什么，区区小事，不就跑趟腿吗？我去。哎，我去了怎么说？”

“实话实说，从蔡京府，我不是把七嫂梁秀英背出来了，送到李凤林老人家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吗？打铜头铁罗汉，又遇到花云平，还有盗透龙剑的事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我去找时常青，你回去送信就行了。”

“好了，就这么办。我如果三五天回来，就去金家寨找你；五天之内回不来，那我就是不来了，以后有什么事，你给我送个信儿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唐铁牛带好行装，提着棍子，辞别了阮英、花云平、金贵，就奔铁龙山去了。

铁牛走后，由金贵领路，阮英一行三人就奔时家寨而来。

这时候，金亨并没回家，心里这个别扭、难受呀！他是又后悔又生气，后悔的是，自己不应该把阮英锁在石柜里，千错万错，这是自己的错。可气的是，金贵和阮英还那么好，本来已知错了，他还装神闹鬼地折腾了半宿，说教什么解锁法，把自己诓进树林，吃一顿皮肉之苦。阮英呀，你也太狠毒了！

这口气怎么出呢？心中生气，身上疼痛，金亨往前走着，来到一条小沟，把脸上的泥和血洗了洗，走进了一个村庄。

这村庄的名字叫遇杰镇，是个大镇，方圆三十里、五十里地的人都在这里赶集。这里做买卖得特别多，大小饭馆，绸缎庄，各种买

卖，样样俱全。这个地方也较杂乱，四处的各样人都到这里来。

金亨已有好久没来这里了，今天他的心情十分不悦，好似蛤蟆钻灶膛，又憋气又窝火。他思绪烦乱，想回家吧，可阮英、花云平都在自己家里，怎么有脸回去呢，并且孟氏也不会饶恕自己。他这样想着，在镇里转悠着。

来到一个大饭庄前，伙计就一眼看到了他：“哎，大爷，吃饭吗？往里请！我们这里吃食便宜。”

金亨一想，可也是呀，一直还没吃饭呢。生了一肚子气，进去喝两盅，这叫做一醉千愁解。

他进了醉仙楼，伙计将他让在楼上。他找了一个角落的桌子，坐了下来。

不大一会儿，伙计送来四个菜——两凉两热，还烫了两壶酒。金亨就自斟自饮起来。

金亨平时的酒量不大，他喝酒有个毛病，不喝想喝，一喝就多。如果高兴的话，本来喝二两，也可能能喝三四两。但要是心里不高兴，那么平时喝二两，此时喝一两就可能醉了。

金亨今天心情是十分烦恼，两壶酒进肚，脑袋就晕乎乎的了。他这可就长吁短叹地想起了心事来啦！

酒楼的客人非常多。在金亨的对面坐着一位年轻人，这人年龄大约二十岁左右，长得细眉毛，圆眼睛，睫毛特别长，笑咪咪的两只眼像会说话似的；鼻直口方，齿白唇红，白净净的脸面，不说话不笑，一说话就呈现出两个酒窝。长得特别俊美。

头上戴着一顶抽口的六棱状帽，一个大疙瘩在旁边歪歪着，淡粉的颜色。身穿淡粉色绸子的短中衣，外边罩着一件粉红色的杏团花大氅，肋下佩着防身剑。不用问，这是个武生。

他也是要了两壶酒、四个菜，边吃边喝。他发现了金亨面带愁容，心中惆怅。开始他看金亨有些可笑，因而偷偷地发笑，后来憋不

住了，就问：“老伯，你怎么啦？心里不愉快，这样喝闷酒，是容易醉的。”

“噢。”

金亨抬头打量了这位公子一下，看是个白面的书生，就没放在心上。心想，大概这是个有钱的公子，跑到饭馆来阔气阔气。金亨这里迷迷糊糊的，不禁自言自语：

“唉，你这个年纪多好啊！父母都在，你又年轻，无忧无虑，该多好啊！”

“老伯，你这个年纪，怎么就不好呢？”

“哼！好什么呀！没儿没女的，火烧高粱地——我这是降杆绝户啊！”

“噢，老伯，你没儿没女？什么也没有？”

“我不是说了吗，有个姑娘也好，可我什么也没有。唉，也别说过继个侄子。”

“是亲侄子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哎呀，那也像你儿子一样。”

“唉，应该是一样，只不过狗肉贴不到羊身上啊！毕竟不是自己亲生自养，要是亲生自养，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”

“老伯，你的话中有音，莫非说有什么窝心的事？你可以说出来，心里能痛快痛快。”

“嘿嘿，小伙子，听你说话口音，不像我们当地人！”

“哦，老伯，你听得真准呀！我本来不是当地人，我的家离这里好几百里呢。”

“噢，好几百里，那你是什么地方人啊？”

“我一说你就知道，红毛国。”

“噢，知道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还去过那个地方呢！红毛国的国

王姓孟，原先他是独立的王子，凡是他手下的兵将，头上戴的帽子都有一簇红缨，由此起名叫红毛国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，不错。老伯，你知道得还很清楚呢！”

“小伙子，我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，闯荡江湖，唉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提这个没用。”

说着，金亨一扬脖，杯中的酒又进去了。这个年轻人把自己的酒壶拿过来，满满地给金亨斟了一杯。看这公子是好意，因为他看到金亨满脸是伤，心里一定有憋屈事，所以，跟他闲聊，让他说出心里话，想为他分忧解愁。

“噢，看你这穿着打扮，一定是个练武的人。”年轻人带笑说。

“哼，也是个练武的人！唉，小伙子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比你的岁数还小，就闯荡江湖了，哪里没去过呀？红毛国和咱们国说话基本一样，两国来来往往，贸易经商，这些都挺熟悉，没什么两样。哎，红毛国的人可挺好呀，人是可交的，就是有时候脾气倔一些，对吧？”

“是啊，老伯，你说得对。过去你常去红毛国吗？”

“现在不去了，年轻的时候常去。”

“噢，你是做买卖的吗？”

“经过几年商。”

“你贵姓啊？”

“免贵，我姓金，叫金亨。”

“噢，金老伯。来，金老伯，我陪你把这杯酒干了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你贵姓呀？”

“啊，免贵，我姓吴。”

“噢，姓吴。台府怎么称呼啊？”

“我叫吴文魁。”

“噢，吴文魁，好响亮的名字呀！小伙子，我看你也是个武生打扮，也会两下子？”

“是啊，武艺不高。会个三卷毛、四门斗的，一是为了健身，二是防范。”

“对，对，好啊！公子做何生意呀？”

“啊，我也是经商的。”

“噢，经商？经什么商？做什么买卖？”

这小伙子往左右看了看，把声音放低说：“我是贩卖珠宝玉器的。”

“噢！”金亨睁着他那两只醉意的眼睛，眼珠子布满了红丝，把这个公子打量了一番，“公子青春几何呀？”

“十九岁。”

“哎呀，你这年轻人的前途无可限量呀，才十九岁的人就做这种买卖。不问便知，一定是父传子挟天下了，一定是个内行了？”

“哈哈，老伯真能夸奖，我这个为商，也是碰运气罢了，什么内行不内行的。噢，老伯，你是当地人，知道谁家有珠宝愿意卖吗？如果知道，你告诉我，不瞒你讲，我可以出大价钱的。”

“嘿，珠宝我是不知道，轻易我也不串门，谁有珠宝，我怎能知道呢？小伙子，做买卖可得多加小心呀，世上什么人都有，一来可别打了眼，二来可要防备人家偷盗，当贼的可特别多。”

“噢，谢谢老伯，谢谢你对我的提醒。我倒不怕，只要有卖珍宝的，不管是古董、玩器，不管是值钱的、贵重的，只要是名贵，我不惜一切，花多少钱都要买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唉，可惜呀，有一种东西是价值连城的好宝贝，可是你现在买不到了。”

“老伯，你说的是什么宝贝？”

“什么宝贝？我一提你准高兴。”